



母愛的啓示

如萍

(一) 我能够從很小就信佛學佛，這全賴母愛的啓示。飲水思源：提起「佛」字，我就會連想到母親；想到母親，就會引起我母子生離的慘痛回憶——

(二) 廿七年，赤流淹沒了故鄉，冲走了家庭溫暖。

離家前夕，是個淒風苦雨之秋。天空愁雲密佈，大地一片昏暗，殘菊在籬間作垂死的掙扎，枯蕉在窗外淒厲悲鳴；雨，時斷時續，一滴一點，都滴落在離人沉痛心頭！

黃昏，室內一盞螢火蟲似的孤燈，一直在動蕩的氣流中搖曳，正映射着母子們惶惶不安的心情！母親，在暗淡的燈影下走來走去，忙着替我打點行裝；雖然玲妹也想伸手，但母親不准。似乎每件衣物都得從她老人家手裡經過，她才能把無盡的慈母之愛，全部注入遊子的行囊。我依傍在方桌的一角，跟寄身宦途的父親寫信。握筆在手，不禁悲從中來，雪白的信箋，一連撕了十數張，結果只寫了短短的兩行：「父親：兒不孝，不能隨侍左右！時局所迫，今又要遠離我母，向天涯海角流浪……」。

「媽！……」我哭了，淚珠像

簷前的水滴，急流直下！

「慧兒，堅強點！」母親慈和地安慰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還是前途學業要緊，我有玲兒在眼前，也不會寂寞」。

「媽，我不忍！」我嗚咽著說：「父親遠寄他鄉，我不忍再離開你，更不忍再使你和稚弱的玲妹因我而感傷！」我已泣不成聲。

「生離死別，是人生過程中所難避免的痛苦！你現在還小，不能了解這個道理，以後會明白的。……在幼年，要好好的用功讀書，奠下良好基礎，然後再去研究人生痛苦的來源，以及解脫痛苦方法。將來……就會有離苦得樂的一天……」我雖不能够了解這些話，内心裡却印下了深深的痕跡。

(三) 「睡去吧，慧兒……你明天還要早起去趕車」。

「媽！你也該安息了」，我看著壁上的掛鐘：「現在已經十點多了」。

次日一早，就差老劉把行李送到車站，準備趕八點半的早車。鄭媽做了三份早點，我和玲妹胡亂吃了些，母親因咳嗽的很厲害，不能下嚥，又另煮了一盃薑茶。

「媽，你的身體不舒服，就別去車站了，如果玲妹要去，就叫鄭媽帶她一起去吧！」我對母親說。到了七日，均頭報告完畢，佛陀見阿難很悲傷流淚，佛陀問道：

「阿難！你悲哀掛念什麼？難沙彌把他的遺骨荼毘，然後捧回到佛陀說法的地方，把一切經過告訴阿難，阿難流着淚，帶着均頭，詳細的報告佛陀，佛陀默默的聽。遂入涅槃。

一六、精神永在

金利弗涅槃以後的七日，均頭阿難世王等很恭敬佩服，又很傷感，舍利弗安住禪定，右脅而臥，是將要去世的人呢？」

阿闍世王等聽到了舍利弗的說法，看他那安靜的樣子，誰相信這就是將要去世的人呢？

阿闍世王等很恭敬佩服，又很傷感，舍利弗安住禪定，右脅而臥，遂入涅槃。

阿難恭敬合掌回答道：

「不是！佛陀！我不是這樣的悲哀掛念，尊者舍利弗，奉持戒儀，智慧很高，善於說法，勇於佈教，他永遠是那麼熱忱的為教工作，這不但我們知道，衆生都是讚

見依次跪着的兒女，慘白的臉上，不繚繞出一絲滿意的微笑。

家裡僅留下鄭媽看門，我和母親妹妹一起走向車站。

母親一手拿着念珠，一手扶着手杖，緩緩地走着；一路上不住的咳嗽，很少說話，沉默的使我非常難過！若不是天真可愛的玲妹，一直拉着我的手邊走邊唱問這問題，我簡直連走向車站的勇氣都沒有了！

車站上擠滿了逃難的人。有的父母子女執手垂淚，有的青年情侶依依不捨……一片妻離子散的慘象，似乎已到了世界末日！

老劉從人潮裡擠出來，把車票遞給我；我看看錢，還差一刻鐘的時間。

「媽！車子馬上就來」，我對母親說：「趕車的人太多，車子來了恐怕太亂，媽，你先帶着玲妹回去了，不要等了！有老劉在這裡招呼我上車就行啦」。我想請母親早點回去。

「你走吧，孩子！別掛念我……有佛菩薩保佑」。母親的語氣很沉痛，聲音却非常微弱，幾乎使站在對面的我都聽不清楚！

我伸手把可愛的玲妹抱在懷裡，一種難割難捨的兄妹之情油然而生！她那蘋果似的小臉，緊貼着我的肩頭，双手攀着我的脖頸，瞪着

天眞無邪的小眼，稚氣十足地問：

「哥哥！哥哥！你幾時回來？」這句誠摯的問話，像一支利箭，直刺我的心頭！

說實話：我自己又何嘗知道幾時會回來！爲了不使小靈失望，我只好對她撒個謠：「我，我很快就會回來的！回來的時候，並會買很多你心愛的小玩具來……妹妹！你以後要聽媽的話，別再淘氣，我很快就會回來的！」玲妹喜的直拍小手，一疊連聲地叫「哥哥」！

這時火車已經進站，趕車的人們都紛紛向前擠去。

「嚇兒：出門在外不比在家；家裡有父母，有用人，什麼事都不要你操心，在外，舉目無親，人生地疏，處處都要多留意；尤其是衣食起居……」母親接着感慨地說：

「唉！我家雖有『地主』、『資產階級』的名義，實際上，除了部份不動產外，我們是既沒有金條，更沒有美鈔的……今天你外出求學，我是沒有太多的金錢給你帶着的」

「媽，不要難過！我身邊帶的錢，已足夠供我求學」。我還有什麼話可說！

「孩子，我不是難過。我是說

：『金錢物質不一定能够解決人生的痛苦；使彷徨的心靈有所寄託，使短暫的生命有所歸宿，才是澈底的辦法』。母親一面說一面從懷裡摸出一張紙條來，「這是菩薩聖號：

『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』。因字數太多，恐你

一時無法記憶，故寫在紙上；你在旅途可多多持誦，自然會保佑你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。我更希望你能

在課餘之暇，多多探討佛學，它會告訴你怎樣脫離現在的苦，怎樣獲得真正的樂」。……

我被感動的跪下了，雙手接過紙條：「媽……我絕不使你失望，我……我……」。

(六)

老劉站在車門上拼命叫我上車

，玲妹却緊緊拉住我的衣襟不讓走，我又一次把她抱起！

車站上一片哭聲！……

火車已經蠕動了，無情的時間已不容許我再作一秒鐘的留戀！我只好忍痛把玲妹送到母親懷裡。

「媽！妹妹！我要、我要……」

我不忍說出「走」字，剛一轉身，玲妹「哇」的聲哭了，我連頭也沒敢回，因爲我也哭了……

老劉指給我座位，我揮手叫他快下去。車頭已經衝出站外。留在路邊的母親，正舉手揮淚；母親懷裡的小玲，正張着小手向飛馳的火車大哭大叫……

生離之苦尤甚於死別，我的心碎了……

淚眼模糊，驀地看見太陽從東方升起。它的光芒透過車窗，晒在我滿是淚痕的身上，又感到一絲溫暖！我用無聲的心靈默念——

「諸比丘！你們看，這就是佛陀親子的遺身」！

佛陀講說時，大家不知不覺的對舍利弗的靈骨都五體投地的恭敬禮。舍利弗尊者去世了，舍利弗尊者的身體永遠在！

(舍利弗篇完，餘待續)

道歎的。想到現在尊者舍利弗既然不在，爲了正法的流布，爲了千萬年後的教團，受他早於涅槃的影響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悲哀掛念，我想也是大家的悲哀掛念」。

佛陀知道這個事實，但佛陀靜的安慰道：

「關於這個你不要掛念，舍利弗雖然不在，法是不會失的，無常本來是世間的實相，生滅是自然的道理。大樹在砍倒以前，先要破掉大的樹枝；寶山在崩壞以前，先要崩倒大岩；舍利弗在諸比丘之內先入涅槃，這也是法的自然順序。佛陀不久也要順着法性進入涅槃，你們要皈依法，皈依我所說的真理，不要皈依其他，進入涅槃，去極樂世界，是第一要的工夫」！

佛陀說了以後，集合諸比丘，從均頭沙彌的手中，接過舍利弗的靈骨，對大家說道：

「諸比丘！這個靈骨，在數日前，就是爲衆生說法施教的大智舍利弗。他的智慧廣大無邊，除佛陀以外無人可比，他證悟法性，少欲知足，勇猛精進，常修禪定，爲教爲人，沒有我執，不喜相諍，遠避惡人，降伏外道，宣揚正法，他已獲證解脫，無諸苦惱」。

「諸比丘！你們看，這就是佛陀親子的遺身」！